

刘跃进 著

玉台新咏研究

YUTAI XINYONGYANJIU



玉台新咏研究

刘跃进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台新咏研究/刘跃进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0
ISBN 7-101-02211-1

I.玉… II.刘… III.①玉台新咏-文学研究②诗歌-文学
研究-中国-古代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572 号

责任编辑:王 敏

玉 台 新 咏 研 究

刘 跃 进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¼印张·31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5.00 元

ISBN 7-101-02211-1/I·318

江蓝生院长指教

翟建奉

二〇〇〇年十月北京



本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上编 《玉台新咏》丛考

《玉台新咏》版本研究

- 一 《玉台新咏》版本叙录 3
- 二 《玉台新咏》版本考异 42
- 三 《玉台新咏》宋本管窥 62

《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

- 一 基本史料的辨析 65
- 二 诸说平议 68
- 三 从版本流传上否定“中大通六年说” 71
- 四 从编纂体例上否定“中大通六年说” 74
- 五 《法宝联璧序》透露出的信息 78
- 六 《玉台新咏》成书于陈代的推测 84

《玉台新咏》原貌考索

- 一 《玉台新咏》的编者 89
- 二 《玉台新咏》的不同名称 92
- 三 原本《玉台新咏》收诗悬测 95
- 四 《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辞总集 97
- 附录一 关于《玉台新咏》的续编 100
- 附录二 《古今乐录》辑存 109

《玉台新咏》所收梁代作家事辑 152

《玉台新咏》所收作品研究

- 一 七言诗渊源辑考····· 191
- 二 关于《盘中诗》年代的推论····· 201
- 三 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 206

下编 徐陵事迹编年丛考

- 弁言····· 219
- 卷一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 220
- 卷二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至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 254
- 卷三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至梁敬帝太平元年(556)····· 309
- 卷四 陈武帝永定元年(557)至陈后主至德元年(583)····· 364

- 重要参考书目····· 401
- 专家推荐意见····· 408
- 后记····· 410

上 编

《玉台新咏》丛考

《玉台新咏》版本研究

一 《玉台新咏》版本叙录

《玉台新咏》传世版本最早的当首推唐写本残卷，而宋刻却未得一见。这使人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有清一代，宋版犹有流传，而且还不止一部。王士禛《香祖笔记》称“此集余在京师曾见宋刻，今吴中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①。又，《天禄琳琅书目》也著录了四部宋刻。前集“宋版集部”卷三著录了两部宋刻，于敏中称：“前陵序，后宋陈玉父序。永嘉陈玉父后序称《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所云旧京本，当为北宋时所遗而此乃重刊于南宋者。陈玉父无考。按宋永嘉陈埴、陈宜中诸人，或以道学称，或以风节著，则知永嘉陈氏系宋望族。玉父之刻是书，雠校周详，摹刻精好，亦可谓深于好古，不陨家声矣。”另一部“与前部系出一版，密行细字，仿巾箱本式而尺寸加盈，制极精雅，其摹印亦属良工，故清朗照人，可谓合璧。明王鏊藏本，有济之印”。又“后集”卷七又著录了另外两部，彭元瑞称“诗前有陵自序，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跋。是书明代刻本增益颇多，此本真宋槧可信”。第二部“同上系一版摹印，后跋脱佚。泰兴季氏藏本”^②。令人遗憾的是，据1926年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载，二百余种宋元明板书籍及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皆属天禄琳琅秘籍精品，大都移运宫外，不知下落。其中就包括《天禄琳琅书目》记载的四部宋版《玉台新咏》。到目前为止，全

国各大图书馆还未发现藏有宋版《玉台新咏》，这几部宋版《玉台新咏》的下落如何，看来又是天壤间一个待解的谜了。

因此，除一部唐写本残卷外，现存早期《玉台新咏》版本都是明刻。清刻在版本方面，多从明刻而来，没有更新的发现。现即以刊刻时间为先后，就目验所及，略事考述。凡是版本、序跋及卷帙完全相同的，就不另列条目，在首次提到此版本时连带及之；版本相同，而序跋或卷帙出现歧异的，则另列专条，以示区别。

(一)唐写本残卷

收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迄《王明君辞》，凡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书题已佚，据所录诸诗，都在《玉台新咏》第二卷之末，其次第与今各本相同，由是知为《玉台新咏》残卷。与今本比勘，歧异颇夥。如张华《情诗》第五首“巢居觉风飏”，今本误作“风飘”。《杂诗》“容与缘池阿”，今本“缘”误作“绿”；“同好逝不存，迢迢久离析”，今本“逝”误作“游”，“久”误作“远”；“无然徒自隔”，今本“然”误作“愁”。潘岳《内顾诗》“忽焉擗絺绌”，今本“擗”作“振”；“引领诉归云”，今本“诉”作“讯”；“不见陵间柏”，今本“间”作“涧”。《悼亡诗》“怅恍如或存，周皇忡惊惕”，今本“怅恍”讹作“帐幔”，“周皇”作“回遑”；“比目中路隔”，今本“隔”作“析”；“长威令自鄙”，今本作“自令鄙”。石崇《王明君辞》，今本题“王昭君”；序“故改也”，今本夺“也”字；“其送明君亦尔也”，今本于“亦”下衍“必”字；“遂入匈奴城”，今本“遂入”作“乃造”；“杀身良不易”，今本作“未易”；“英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今本“英华”讹作“朝华”，“甘与”作“甘为”，等等，均可校正今本。故王国维说“敦煌所出有卷二五十一行，绝胜诸本”^③，殆不为过。特别应值得注意的是，潘岳诗之前，此本先题“潘岳诗四首”，下小字夹注“内顾二首，悼亡二首”，其《内顾诗》前别出题目，《悼亡诗》前亦然。“盖此

书之例，先题作者姓名及总篇数，下分注各篇篇题篇数，每诗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题目。今本则但书潘岳《内顾诗二首》，而总篇数及小注皆削去。经后人妄改旧例，赖此本存之”^④。

此本不避“隆”字，如张华《杂诗》“怀思岂不隆”，潘岳《内顾诗》“隆冬不易故”。又“适”字不讳，如石崇《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如果确定其为唐抄，至少是抄在德宗李适朝之后，殆无疑问。

(二)五云溪馆铜活字本

邓邦述寒瘦山房旧藏，现归入北京图书馆皮藏。一函四册，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各卷目录，诗题在上，作者在下，有失名校正，如在《歌诗》、《怨诗》下并补有“并序”二字，似据崇祯六年赵均覆宋本。但此校又称有宋本作某，颇与赵均本相异。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留待作遣施”，“遣”字，此本作“遗”。眉批“宋本作‘遗’”，而赵均本作“遣”。又，在每卷末，补记宋本每卷数目，很值得参考。如卷一末记“四十五首”。其下有邓邦述跋：“壬子五月廿八日，开始校写此本，纸墨多渝敝，恐不能精也。凡与钞本异同写于行侧，其在栏上下者，皆依原校逐录。正閤（邓邦述号正閤居士）。绿笔所写系校寒山赵氏繙陈玉父本，与钞本同出一源。绿笔所称宋本作某，与活字本相符，知此本所据亦宋本也。且有胜于赵氏而据者，不可以其为活字本而轻之。正閤又记。”又卷九后注：“一百首。”邓邦述称：“朱笔校改，屡引屠本，多与此合，然则此固出于屠本者耶？群碧楼校毕。乙卯八月廿六日。”跃进按：此批校语，又见于清初抄本曹炎批校征引。内容基本相同。所称“屠本”不知为何本。书后引录有冯班、李维桢、叶万等人跋，最后为邓邦述跋：“此活字本亦不常见，而所据乃宋本，与赵灵均繙陈本又不同。亡友吴佩伯得曹彬侯庄钞本，又非灵均底本，系冯二痴辈同时传钞，

见于钱遵王《敏求记》。冯李等三跋劳弊卿曾录于钱氏《敏求记》中，故偶有与灵均刻本同异处，其非据赵本迳写，盖可知也。余假佩伯还录四年之久，将及录竟而佩伯墓木已拱，追念曩日，得从考订之雅，盖深怆然。丙辰长至正简学人。书中绿笔，又一人手校者，未书名字，不可知为何氏，且亦未卒业，至五卷为止，据《文选》校异同处为多间采《艺文》、《初学记》者。其中言宋本作某，则不知据何本也。因附记之。”^⑤

唯此本残损较大，阅读不便。相比较而言，《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禄天藏本印影的五云溪馆本书品较好，也易获见。卷首为徐陵序，题署：“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字孝穆撰。”其次为卷一目录，原书下有“吴郡吴氏之书”数字。书尾有永嘉陈玉父跋，末低二格补记曰：“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见《读书记》。”这段话为赵均摹宋刻本所无。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后流传较广。北京图书馆藏有王国维批校本，悉依赵均刻本，如卷五末潘黄门《述哀》：“宋本无此篇。”卷五末：“辛酉十一月以明覆陈玉父本校。”卷六目录依赵本改动颇多。卷末跋云：“此本虽有永嘉陈玉父跋，然似别是一本，颇有数字胜于陈本者，然终不及陈本体裁之善。又臆改妄删处不一而足，石印时又加以描失，极为可憾。辛酉十月杪以明覆陈本校之，庶几可读矣。观堂记。”辛酉为一九二一年。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上亦有著录。傅增湘订补曰：“明五云溪馆铜活字印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方有‘五溪馆活字本’六字，此本已入《四部丛刊》初编。”^⑥陈树杓编《带经堂书目》（陈徵芝藏书）也著录了五云溪馆本，称“前有自序，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仁父序”。此“仁”字当是“玉”字之误。

五云溪馆铜活字本问世年代现已不得确考。冯班崇祯二年

抄本后跋云：“余十六岁时，尝见五云溪馆活字本于孙氏，后有宋本一序，甚雅质。今年又见华氏活字本于赵灵均，华本视五云溪馆颇有改易，为稍下矣。然较之杨、茅则尚为旧书也。”按冯班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其十六岁时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此可见，五云溪馆铜活字本早在此前即已问世。又据冯舒跋《玉台新咏》称“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元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1514)，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儻者。茅本一本华亭，误逾三写。”兰雪堂本，今亦无从稽考，但是据崇祯二年冯班抄本后跋，兰雪堂本是由五云溪馆本而来，冯舒此跋亦将兰雪堂本置诸五云溪馆本后，似亦以为出于其后。则五云溪馆本更早在正德以前即已问世，比万历茅元祯刻本要早得多。如果这种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现存诸明版《玉台新咏》中，此本问世当推是最早的一种了。

正如上述诸跋所论，此本虽也有南宋陈玉父跋，但是，与后面还要论列的崇祯六年赵均刻本差异很大，不仅字句颇有异同，就连篇章次第也互有参差^⑦。很难说出自同一版本系统。因为牵涉的问题殊多，在《〈玉台新咏〉版本考异》中还要详细论证，此处就不展开论述了。

(三)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正编十卷。缺续编五卷

北京图书馆藏。一函六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卷首新安吴世忠撰《刻玉台新咏序》，称“是编残简甚讹，曾莫校讎。顷有方生敬明，挟策远游，购此阅市，厥交梧野郑君。受以缙布，广之四方。甫竣而生已长逝，盲为异物，悲夫！郑君又沿陵以下益之陈隋，披卷寓目，海不捐珠。昔《史记》缉于少孙，班表终于大家。前

事未忘，君复匹之”。万历七年茅元禎刻本亦存此序，唯“嘉靖己亥（十八年）十二月八日”数字多为删去，特表而出之。次为新安方弘静撰《刻玉台新咏序》，称郑玄抚得抄本于上都，又广逸拾遗，续为外集，并刻山堂。此序版心下有“黄珪”二字。次徐陵序，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次名家世序。卷一下题：

陈东海徐陵编

明歙方大法校

唯此本并无续集，说明已非全帙。按：《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著录有“《玉台新咏》十卷，续五卷，陈徐陵辑，明郑玄抚续辑，明嘉靖四年刻本，棉纸三册”。此书目提到有嘉靖四年刻本，恐未确。据各家之序跋，此本于嘉靖十八年始由方敬明购于金陵，翌年刊刻。因此，就目前所知，嘉靖十九年本是现存明版《玉台新咏》中有刊刻年代可以稽考的最早的一种版本。根据版本学家的看法，在明嘉靖以前所刻的古书中，尚多保留有宋元旧貌，较少改易。日本著名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四写到：“尝考刻书之事，至宋而精，元则衰，明初以至嘉靖，是为盛”^⑥，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目》、《瘦寒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于明刻中专辟“嘉靖刻本”一类，足见版本学家对于嘉靖本的重视。其续编五卷，多为后来刻印《玉台新咏》所因袭，影响较大。

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九著录称：“《玉台新咏》十卷，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孝穆纂集汉魏晋宋齐梁陈艳歌，勒成此书，自为之序。”这里提到《玉台新咏》收录了陈代的诗歌。高儒《百川书志序》自称作于“大明庚子岁嘉靖夏五月端阳日”，庚子为嘉靖十九年，高儒所见当为郑玄抚所辑之《玉台新咏》及续编五卷？

不无遗憾的是，方弘静序，后来各本却多所脱落，特补缀于此，以备覆核：

夫诗缘情而作者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间，故三百篇首《关

唯》“寤寐”、“窈窕”，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知先王之泽，风化之本也。及王迹既熄，郑卫竞鸣，词人之作，恣乎丽艳，有异是焉。乃若北方佳人，一顾倾城；邯郸少女，独立无双；浣沙溪边，千人为之叹息；采桑道侧，五马以之踟蹰。汉帝阿娇之黄金之屋，石家嫣婷，买以十斛之珠，吁可动乎其天下之靡也。至夫春华方艳，秋月俄辉，白日未移，红颜将敛，君王不御，荡子忘归。长信宫深，羞乞大夫之赋；昭阳风起，忽闻弦歌之声。玉阶苔生，菱镜长掩，又何廖乎其幽瘁也。夫文鱼比之比目，则欢爱可知；匹鸟辟之孤栖，若离愁何尽。乐莫乐焉，忧莫忧焉。是以文人才子，咏其美艳之情；忠臣烈士，痛其桔槁之状。语冶容宛，仙人来下。言寂寞，虽戾夫歎歎，作者接轨，咸归二途。彩笔盈怀，锦帙溢筐矣。有陈东海徐君，于是搜诸艺府，无虑百家，萃彼艳歌，类为十卷。千花竞映，掩赤城之春霞；万宝皆悬，灿玄圃之玉树。挟蔡枕之奇，有如重璧；贵洛阳之价，何啻《三都》。若乃揆之风人，格以雅训，殆有可言者矣尔。若霍家冯都之篇，秦氏罗敷之咏，秋胡之妻，玉壶比洁；陇西之妇，齐姜不如。婕妤托意于纨扇；兰芝委体于清池。抱贞白而莫渝，与皎月而争色。《汉广》《行露》，又何过焉。盖亦什一千百矣。至如相如求凤，贻辱于清评；繁钦《定情》，无闲于贞则；子夜吴歌，尽写放荡之思；江南杂弄，率多淫佚之词。桃叶《团扇》，纵情于内箝；舸郎溪女，相调于中流。王谢高纵，于斯贬矣。故采其合雅，象流金之在沙；究其离经异，白璧之微玷。昔尼父删诗，疵微并著，桑间濮上，存而不弃。所以明风刺、示惩戒也。述者之意，岂类斯乎？且摛藻风云，动情心目，劝讽百一，其来远矣。夫道无二津，情则万委；词波类海，各指所之。若文考其世，则颂列女也；若德仿其辞，固非训内则也，亦何讥哉。故知留连彤管，信有贤于博弈；弹诮闲情，谅见非于

来哲矣。郑君梧野，以名家公子，绰有雅怀，揖当代才流，驰其高驾，得抄本于上都，抚残篇而动色，爰乃广逸拾遗，续为外集，并刻山堂，传诸寰内。使芸阁栖迟，将无劳于柏叶；巾箱展玩，何自苦于蝇头。其不负徐君之用心矣乎。嘉靖己亥十二月二十日。

此本傅增湘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也有著录：“《玉台新咏》十卷，陈徐陵辑。续集五卷。明郑玄抚辑。明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前徐陵序，次名家世次，次卷目，次本书。此本与赵刻次第不同，字句亦多异，然谬误实多，去赵刻远甚。”

(四)嘉靖十九年刻本。正编十卷，缺四卷。续编五卷

郑振铎旧藏，现入北京图书馆度藏。一函三册。版式一如上述，确系同一版本，料无问题。唯阙五、六、七、八等四卷，当失一册。此本尽管残缺，但有不可或替的价值。首先，就目前所见，此本最早收录了郑玄抚所辑的续五卷。在续集卷一下题曰：

梧野草堂续选

其次，在卷末收有郑玄抚跋，为今存各本所无。而且这篇跋将《玉台新咏》及续编五卷所收诗人，逐一作了评点式的评论，颇有值得参考之处。故转录如下：

徐陵世膺陈爵，恒猷厥酬，乃进《新咏》十卷，以备官体。陵没，摘藻之徒取以为则，播之官商，几四百余年。俗漓风下，灵秘莫珍，予夙悼之，博求世家，幸获尘几，篇残简乱，凭证无由。嘉靖己亥，方子敬明购诸金陵，归而畀予。予始删其余篇，理其落翰，进俚陈隋，演为十五卷，乃揖敬明，与之校梓。敬明曰：先彦缘物而凝情，达士因时而敦尚，时宗唐调而子独悻遐音，无乃拘而未通乎？予曰：诗本诸民情，始于风雅，大备